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十八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孝宗敬皇帝

孝宗敬皇帝御諱祐樘憲宗子也母曰紀淑妃憲宗王皇后無子萬貴妃寵而妬宅妃不得子淑妃一幸上爲萬貴妃所譖逐既有身及生上周皇太后王皇后私育之而不敢以聞及六歲憲宗方知有上卽冊立爲皇太子憲宗崩以其年九月壬寅卽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弘治元年始憲宗冊上爲太子時詔至

南京瑞雲見孝陵如車蓋既稍長仁孝恭儉聞於東宮及是持麻衰絕酒肉日侍靈幄哀擗有加時覽記孝經尚書家禮大明律四種書皆有日課有疑義即召問法吏儒臣天下翕然望治於是放省內苑鳥獸虎豹之屬勿飼之使自斃追奪李孜省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顧經會克彰黃大經江懷李成等故所賜冠劒印章謫戍之降太監梁芳陳喜韋興於南京閒任其餘以左道附孜省進者悉罷黜癸卯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詔天下十月享廟樂設不作乙亥上周太皇太后王太皇后尊諡曰聖慈仁壽立張皇后

詔天下降革成化中傳陞冗員及大慈恩等寺法王佛子等職御史姜洪湯鼐庶吉士鄒智連章論劾大學士萬安許致仕追尊紀淑妃爲皇太后上尊謚十一月賊破揭陽縣置孝豐縣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南京禮部尚書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陞少詹事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撰大學衍義補嘉納之陞本部尚書以李孜省罪重及梁芳陳喜韋興鄧常恩等俱逮繫錦衣獄辛巳憲宗喪百日矣先是上服喪二十七

日禮官請易服如制入朝上素服如故羣臣服吉者皆趨出至是百日又如之進士潘府請行三年喪下輔臣詳議禮部侍郎倪岳定儀注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繇是上孝德感動中外府字孔脩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既勸上行三年喪親友疑沮以祖訓爲言府不聽疏見上衰經待罪梓宮發引府獨衰經哭送出知長樂縣有惠政遷南兵部主事數上疏言事其言元世祖不宜列帝王廟木華黎不宜從祀功臣吳澄不宜從祀孔廟時雖未用至嘉靖中悉如其議以母憂去官逆瑾亂政遂高卧不起嘉靖初進太常少卿致仕十二月壬午葬大行皇帝茂陵以紀太后祔己丑祧懿祖皇帝奉祔大行皇帝主太廟作奉慈殿奉紀太后主焉唐王芝址薨

元年正月庚戌月食不及一分免救護改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虜寇靖虜蘭州等處分守都指揮同知廖斌等戰敗之賜璽書閏正月始用朔望御奉天殿百官公服朝參禮李孜省死于獄其他方士仍戍邊紀太后賀人其親屬莫知遣使入賀求之科道官劾奏諸武將不職上曰將才難姑許留其稍可者二月丁未祭先農遂耕籍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爲忠順王虜寇廣寧參將崔勝等連敗之賜璽書三月癸酉視學釋奠先師加幣用太牢改分獻曰分奠賜祭酒誾司業震坐講丙子開經筵丁丑命日

講壬午午朝壽州知州劉槩上封事納之都指揮廖斌復敗虜蘭州五月嘉興賊陳輔作亂命刑部右侍郎彭韶巡視浙江虜犯宣府永寧賜故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張敝誥命六月癸巳日有食之左庶子張昇論劾大學士劉吉降調南京工部員外郎襄王奇鏞薨丁未月食不及一分免救護命馬文升提督團營操練陞養病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參議辭許之七月命戶部左侍郎李嗣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清理鹽法於兩淮彭韶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清理鹽法於浙江八月虜數寇獨石萬全及甘肅山丹永昌等

虜北虜小王子伯顏猛可遣使來朝九月封誠泳爲秦王膺鉟爲岷王官紀太后親屬貴旺二人追贈太后三代修其先塋之在賀者十月代王獻海青報書返之曰朕靡敢盤于遊詩不云乎視我周行叔祖或有忠讜可時益朕十一月置順聖縣賊陳輔平妖僧繼曉伏誅十二月申嚴官員勢要中鹽禁令公侯駙馬伯子孫讀書習禮國子監

二年正月二月以災異問輔臣消弭之道截湖廣歲漕米遣戶部郎中江漢王宏分賑四川饑更發銀二萬爲饑民具耕種置從化縣下中書舍人吉人御史

湯鼐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劉槩董傑錦衣獄旣成讁之虜寇宣府獨石馬營四月都察院覆奏廵按廣東御史南言叛賊繫獄者三百餘人久恐變請皆决之上曰豈無可矜疑錦衣驛人令廵撫都御史秦紘覆審之以王恕老免其午朝減免温處二府及福安縣卝課一歲五月河决汴入淮復决黃陵崗入海六月虜入廣陵衛之岐山臺代王成鍊薨七月勅曰近京師大雨水南京又有風雨之異朕恭祇天戒爾文武百官其修省斟酌以缺政聞於是廷臣各言事皆從之遣郎中 瑗賑河間永平免其糧稅戶給

一石米給畿內貧民二麥種各一石命四川鎭巡官查勘成都府衞去歲賑恤後今府庫餘積幾何收成幾何猶有被災者量免稅糧流移復業者見雜役三歲八月奉憲宗主太廟罷浦城縣銀冶九月虜屢入大同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爲戸部左侍郎修理河道十月嵂縣妖賊王良等伏誅連山縣民告紀貴紀旺非太后宗支命給事中珪御史祐入賀詳訪其虛實十二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三年正月二月戸部以鳳淮揚鄖襄南陽鄧唐諸府水旱免其糧草麥絲之稅上曰凶歲損上甚稱朕指

急行之三月命天下州縣預備倉積糧視里數爲差以定黜陟黜陟府州正官亦視其屬之積數損糴蘇州倉米四萬以濟饑給曾子廟祀田令同姓一人主廟給田戶五灑掃戶十免其繇增設四川按察僉事一員提督都江大堰以興水利發太倉銀萬兩賑秦安等縣達官餘余損糶永豐等倉復以固安文安二縣民饑不能糴驗口賑四月舉懷才抱德山林之士賑蕃育良牧二署被災人戶勅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蕭禎兼督馬政五月復設興山縣潞沁二衛所屯田被水災不及三歲例不免糧上曰民饑方賑可復

彼特免之丁卯月食祠唐韓愈於孟六月襄王見淑
薨七月給事中珪御史祐還言紀貴紀旺詐冒亡驗
發戍邊九月命修理邊牆三年一遣大臣閱視黜代
府革爵武邑王聰㳂為庶人祠紀太后父母桂林復
設東明邑市二縣閏九月封錢承宗為安昌伯授宋
朱熹九世孫𤇆源歲貢貞為本縣訓導十月增祀元
韓建於余闕廟十二月彗星見天津歷營室入室宿
勅諭文武羣臣曰天示星戒朕齋沐告天省己脩德
爾等宜各舉職慎操毋惰毋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
失條奏來聞庶盡交脩之道於是廷臣言事悉從之

四年正月戶部尚書李敏疾乞歸上曰君臣一體卿毋去朕使醫視卿二月封張巒爲壽寧伯勅三法司曰曩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矜疑及辯遣者奚啻十數百人與其寬終孰若謹始其令繼今問刑之際察審辭色加意究之毋俾致於一時冀不坐於他日四月勅司禮監太監韋泰同三法司熟審勘問官有故失入等罪不追究焉辛酉月食五月予故刑部尚書吳雲贈謚並故翰林侍制王禕祠雲南七月增城山賊藍冀等平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致仕封皇弟祐橒爲壽王祐梈爲汝王祐橓爲涇王祐樞爲榮王

祐楷爲申王修憲宗實錄成九月皇子生漳州賊溫文進等平十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懷慶二府及揚德宣武睢陽三衛被災家虜寇甘肅十二月貴州苗賊乜富架等殺掠都勻清平諸處慶王邃塀薨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王遣使來貢獻還城池人口并金印一賜綵段五表裏金織衣一襲

五年正月命織綵粧絨氈曳撒於甘肅陝西二處御史張文諫命減之二月命陝巴襲封哈密忠順王三月虜入宣大甘肅等處丁丑名皇子戊寅立爲皇太

子詔天下命吏部訪求太祖功臣子孫之失廕者進封張巒爲壽寧侯四月給事中王綸請絕龍船燈火之戲禁齋醮戒壇之妄納之五月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而盜請行蠲恤上曰幹老致仕尚憂公其持羊酒綵幣即家勞勉之六月監察御史彭程言臣監收光祿寺見皇壇造器云先帝修齋用也切見陛下即位諸如此類廢盡矣何猶製此異時李孜省僧繼曉倡爲邪術虛耗民財先帝篤信加禮者無他希福壽也二人竟身不保妄明甚伏望遏邪崇正治逢迎罪以明章陛下之惡

好上曰彭程暴揚先帝遂繫錦衣獄復改永安長官司爲州虜入宣府小白陽堡等處陞授壽寧侯欒勳階爲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歲加祿米二百石贈三代賜誥券七月命修飾宋岳飛祖墳在湯陰者有司春秋祭命三法司刪定問刑條例以輔大明律所不及虜入古北口復入宣府鎮安門墩以蘇松浙江水災山東久旱勅鎮巡等官加意獨賑八月定王府妾媵數郡王毋過四人將軍毋過三中尉毋過二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南等處水道命戶部左侍郎吳原兼右僉都御史巡視賑濟浙

江察其吏弊當興革者南京監察御史澤等劾奏南
京成國公儀兵部尚書鎣禮部侍郎瓊右通政紀右
副都御史瑀吏部請令自陳休致上曰猶可使濯劘
當事以水停南京兩浙額外織造九月虎剌撒國回
回怕虜灣等貢玻瓈瑪瑙等方物却之厚遣還十月
虜入宣府龍門所復入大同分水嶺封覲鈞爲寧王
祠故知府張瑛於建寧復左庶子張昇官貴州苗作
命鎮守湖廣鎮遠侯顧溥等討之廣惠南韶四府災
下有司賑恤十一月令有辦納米銀助賑者授武職
官十二月壽寧侯巒卒使其子鶴齡襲封陞次子延

齡為都督同知并陞其義兄璘正千戶從弟岳小姨
夫麒俱副千戶從姪倫養子純義姪恪俱錦衣百戶
逮荆王見潚上與廷臣會訊之降為庶人錮西內
六年正月南京科道官劾奏不職官二十員命吏部
從公考察毋枉已吏部都察院會考中外官當降黜
者千四百員上令方面知府指陳實跡府州以下未
三年者皆疏列之尚書恕等疏上因言陛下考察府
州以下謂必待三年其人誠感激上恩顧貪鄙在位
者留之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昔黃次公雖惜送迎
之費范仲淹亦分家路之哭上曰祖宗愛惜人才百

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方明黜降今或因風聞浮謗遽革其勤勞所積官令其泯默不敢伸陳無以開天下自新路非治世宜其令方面知府年未六十者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陞任前及見任不謹罷軟無為非本部訪實或巡撫巡按不互坐并其餘官員到任未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於是吏部奉旨復留九十餘人

上勉其加意當官毋來後議二月上曰報功古今所重也我皇祖佐命元勳皆已配饗廟廷其子孫或泯焉朕詔求之得常遇春玄孫復李文忠玄孫璿鄧愈

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可令世襲指揮使各銓
附祖塋衛以便其奉祀治河侍郎陳政卒以浙江右
布政使劉大夏爲都御史代之四月賜滁陽王後琥
冠帶奉滁陽王祀土魯番阿里麻率衆夜襲哈密虜
忠順王陝巴殺其都督阿木郎遂據哈密地勑責之
命兵部侍郎張海前府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畧自去
冬不雪至于是月不雨勑求直言南京舊內火置賓
州縣大羅衛虜入寧夏廟山墩殺指揮一人賑大興
宛平二縣嚴自宮禁閏五月免兩浙鹽課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六月飛蝗蔽日者三日遣順天

府丞畢亨行縣督捕七月太皇太后病瘍上夜禱宮
中命戶部分遣屬官二員覈實近畿諸府衛秋田水
災分數其夏田旱災者各免稅有差刑部尚書彭韶
致仕八月丁丑月食九月賜荊庶人見潚自盡十月
行取番僧領占竹來居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倪岳等
言領占竹被劾遣還復承召命騷驛傳啓倖門後難
杜也上曰毋傳令自來禮科右給事中夏昂劾奏領
占竹先因獻頂骨數珠骷髏法盌叨冒賞皇上登
御革職遣還遠近稱快岳所諫阻豈區區一傳哉願
皇上嚴邪正治忽之防也上猶未允工科給事中柴

昇等上疏極論遂罷十一月改設維摩彌勒二州為流十二月以災異屢見諭在外鎮巡等官懲貪暴賑困窮防賊寇撫軍民痛加脩省命歸德州修微子祠舉山林懷材抱德之士遂擢儒士潘辰為翰林待詔西安知府嚴永濬疏言災變之來恒以類應天久不雨陛下近察禁幄服御之物遠驗工作司局之費則德澤流滯皎然可知臣頃見陝西織造局二次降下圖式令織造綵裝絨毯凡四十九疋先次坐派二十五疋行布政使司辦料備作費金三千餘未就今復造二十四疋日毋停臣不知陛下珍此之多何以用

之以之上用則毋過一再襲以之賞賚則羣下不敢
當其色若象比陝西積欠軍士冬衣布花無慮百十
餘萬前者辦料傭作之費皆扣除那借所出向移所
取以益所欠未必不足補十一乃令民百餘家男輟
其耒女弛其機窮年營造以備上供不堪甚矣昔唐
太宗納馬周之言遂省供奉御器明皇聽李德裕之
諫而罷銀盎織綾夫豈聖明後唐二君下工部覆命
織未就者悉罷
七年正月二月以災異命羣臣修省并極言時政得
失軍民利病損糶保定眞定河間三倉之一以濟饑

三月貴州苗乜富架長脚等平命有司督民捕蝗捕一升者予米倍之以十事榜禁天下曰弛盜曰殃民曰淹獄曰虐小曰弊賦曰濫罰曰不遵信牌曰積年民害曰兇徒曰奸賭四月設陸涼州元謀縣爲流官改設馬龍州流官知縣一員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劉大夏治張秋决河設都勻府更設獨山麻哈二州及清平縣隷之六月高郵康濟河成設印江縣七月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經理蘇松常杭嘉湖諸郡水道九月興王之國十二月皇第二子生虜連入永

昌凉州等處李興陳銳劉大夏塞決成功遣行人齎羊酒勞之勅甘肅鎭巡等官賑甘凉諸邊軍苦虜者八年正月以皇太后聖體未安免慶成宴虜寇凉州都督劉寧等禦勝之二月乙卯朔日食岐王之國河復南流故道三月巡撫山東都御史翀等請黜沂州知州昌等九員吏部覆請上曰人才能否久乃見任未二年者姑留之從今有如此奏黜者吏部酌量以聞四月科道官言本朝朝覲考察委之撫按二院參之布按二司及州郡長吏部都察院又積其歲報殿最據爲去留有不當者朝野得非之科道得劾之法

責考盡臣伏讀弘治六年詔旨令吏部先期行文布
按二司考合屬廵撫廵按考方面年終奏行部院立
案待朝覲日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臣仰知
皇上愛惜人才至意但人心巧僞所宜隄防如第委
二司考合屬恐未盡諮訪之公如部院立案待考察
恐致踪泄之弊如許考退者伸理恐開攻訐之門明
年又當朝覲考察之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
加密與公天下自服吏部及都察院奉旨議覆上曰
人才進退重典也尚審詢之毋有枉偏下山東副使
楊茂元錦衣獄已降爲長沙府同知封張延齡爲建

昌伯復設南贛都御史轄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交界以弭盜七月虜數入宣府龍門獨石等處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勅副總兵彭清統罕東赤斤哈密三衛所部兵往征土魯番速壇阿里麻設河南參政於南陽以撫民治盜虜入宣府八月入延綏益王之國九月復設山東右參政一員總督勸農兼管水利設龍門縣十月虜數入遼東開原十二月虜入宣府龍門所等處

九年正月經筵講罷賜講官王華食時太監李廣方貴幸右春坊右諭德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皇后表裏用事衆以事涉嫌請諱之華朗然講論上乃不厭而

賜之食華餘姬人以及第第一仕禮部尚書王守仁之父也二月增先師文廟樂器如天子之樂皇第二子■薨追封爲蔚王三月己亥寇皇子廣西流賊劫信宜縣虜入宣府大同及黃花鎮閏三月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看詳者覆奏毋過二日看議者毋過三日四月虜入平虜殺千戶一人虜數入雲州等堡岷王奏武崗知州劉遜諸不法事命錦衣往執之六科十三道皆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妖言重情不可輕遣岷王與遜牴牾僅坐祿米愆期所奏干犯幾百餘人逮獨止遜單詞難明曲直孰辯乞下法司行鎮巡官體勘必

有開坐上曰科道官不諳事也親王奏一州官而已有旨逮輒交阻其悉下錦衣獄府部司寺諸大臣爲科道臣請寬上即日出之六月山陰蕭山二縣同日大雨山崩水湧漂廬舍二千餘間死者三百餘人命量免被災人戶徭役渰沒漂損者給米有差七月虜數入宣府柴溝堡等處錄克復哈密功八月虜數寇莊浪衛永昌涼州等處虜突入宣府獨石界九月虜兩入密雲古北口十月虜入宣府命賑恤瀘州及新津諸縣之被水者十一月虜入四海治堡復入廣武營十二月戊子月食旣賜故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薛瑄祠額曰正學故伏羌伯毛忠祠額曰武勇刑
部典吏徐珪上書言獄下都察院考訊大理寺審允
罰兩堂官俸發珪爲民
十年正月加封張鶴齡母夫人金氏爲昌國太夫人
設太倉州三月勑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劉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謝遷曰朕惟我高
皇帝創業定制所貽子孫至矣御製之書連篇累牘
宏綱衆目極大以精隨製隨改靡有寧歲後所施行

未盡更定迨我太宗繼正大統益弘遠圖列聖相承至于皇考因時制宜或損或益其條貫散見簡牘閒百司類于考據間巷或未悉知皇祖英宗睿皇帝有志纂述事弗克竟以遺朕躬茲欲仰遵聖製裒稽國史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一以祖宗舊制爲主有損益同異據事繫年彙列于後緝以爲書以成一代之典俾天下臣民是訓是彝爾等詳錄謹書之俾文質適中事理兼備稱朕法祖圖治之意遂命溥健東陽遷充總裁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程敏政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左春

坊左諭德王鏊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守阯充副總裁
官名其書曰大明會典甲子始召徐溥劉健李東陽
謝遷文華殿榻前商議諸司章疏溥等各擬旨面錄
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削去一二語皆得體要復應手
親批極其敏妙有一疏條件多劉健請退詳擬上曰
郎商是已賜茶出下內官何鼎錦衣獄四月虜大入
大同境五月寇潮河川指揮劉欽等二十七人死之
虜大入大同連營二十里六月命戶部左侍郎劉大
夏兵部左侍郎李介俱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整飭
大同宣府兵糧乙酉月食七月山東巡撫都御史徐

等奉例考察請黜老疾不謹等官吏部覆奏命任未一年者留巡按陝西御史繳亦考察其屬以上吏部如前旨請上更命斟酌間奏八月設鎮遠縣河南鄧州災命有司賑之命宋儒周敦頤十三世孫冕翰林院五經博士九月虜數入鎮番衛等處濟兗青登萊五府被水若蟲蓬萊黃三縣疫各命有司賑之虜入莊浪十月勑加致仕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總制甘肅延寧三邊以禦虜十一月賑四川諸府虜再入薊州龍洞谷等處南京進貢內官奏管濟寧閘者工部主事盛應期衛河船者工部主事范璋阻滯薦新械

繫之已降爲驛丞置保康縣十二月癸未月食
十一年正月苗賊入靖州境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虜入遼東復入薊州四月禮科給事中馮子聰陳二
事一言壽寧侯賜第役作未休毓秀亭繼之興濟廟
繼之礲石鏤木百匠竝興帖翠塗朱萬民失業功延
累歲費過鉅萬今者四方天鳴地震水旱災傷京師
風霾連日陛下高拱九重耳不聞中外愁歎之聲目
不擊斯民貧苦之狀土木之工不止豈謂世道之際
方亨乞將臣言下所司集議緩急區別停減一言陛
下郎位首革傳奉冗員近來蹊徑百千經營鑽刺夫

祖宗以來百三十年于茲玉葉金枝徧滿天下造第
乞祿不絕歲歲經費既不可少額外又復加多虧損
名器耗蠹財用設有不虞之事且別出無名之征國
急民困恐變所繇乞繼今定擬銓選文官必繇吏部
武官必繇兵部陰陽醫術僧道雜流必繇禮部有貪
緣傳奉陳乞恩澤者許當職奏治下所司五月虜駐
肅州境外將入寇分守右參將楊翥敗之瑣瑣林六
月虜數入宣府獨石等處復入古浪莊浪凉州永昌
山丹境己卯月食命祭宋儒魏了翁於鶴山書院強
賊黃紹等據思明三州七月虜入宣府境王越率副

總兵張安監鎗右監丞鄭諧襲虜賀蘭山後加禦少保兼太子太傅安善官一級虜入古北口八月入遼東寧遠守備都指揮王臣死之設新寧縣命賑恤祥符縣民之被河患者九月壽王之國虜大入寧遠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災乙亥上遣召閣臣左順門宣旨曰宮災朕奉侍聖祖母徹旦不寐今尚未敢去左右暫免朝參可乎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太皇太后震驚皇上方左右免朝可也乃免朝勅曰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已齋誠遣告于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臣宜各省躬思咎殫心効

刀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陳
無隱以助朕勵精之實荅上天仁愛之心欽哉閹人
李廣以左道見幸至是死上意藏有奇方秘書使索
之得其籍或黃米若干石或白米若干石皆中外所
餽送上曰安也吾嘗行廣第足容哉左右曰此隱語
黃米金白米銀上震怒於是中外紛然而籍在上所
不得其主名刑科都給事中朝用監察御史天祐請
執廣親任責籍中主名付法司上曰科道官自指之
吏部員外郎張綵言聖德仁厚恐或姑息怒過且弛
恐或輕貸請勿入左右解釋之言大小臣有實跡者

悉以法輕重治翰林院編修羅玘言諸臣平生自有定論請涵容勿究以全臣工之體頃之朝用天祐等各聽指文武廷臣名對上曰人多無證姑已薄籍亦勿明免明年上元節所用烟火以後作派修理錢糧內官監酌減之户科給事中徐昂言織造太多宜停詐僞太縱宜禁主將大不稱宜簡工役太盛宜止輿濟縣修廟之役諫諍太疎宜復大班糾劾之典下所司十一月免陝西織造上用羊絨令小民舊欠歲派物料勘實奏免閏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言官屢請取回鎮守內臣者命如故虜入懿路城南京科道

劾奏文武大臣二十餘皆留之御史胡獻劾奏太監
泰壽寧侯鶴齡下獻獄降藍山丞十二月都察院覆
奏故太監李廣招權納賄累贓鉅萬莊田鹽貨尤多
乞沒入報罷以乾清宮災下寬恤詔于中外命祠故
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周忱于蘇州故少保禮部尚
書楊溥于石首授徐珪爲桐鄉丞南京科道官舉劾
備考察吏部覆奏上曰其公議毋枉
十二年正月虜入凉錦二州二月嚴左道禁三月虜
入寧遠給事中華泉論劾學士程敏政試目漏泄命
下舉人徐經唐寅獄頃之亦逮繫敏政使都察院置

對午門令敏政致仕吳調外經寅黜充吏關里宣聖廟火衡王之國虜寇宣府官軍敗之四月虜連寇遼東寧遠義州廣寧等處命衛州府春秋祭宋趙抃祠大同連被虜七月虜連寇宣府八月雍王之國虜數入遼東增設江西副使一員整飭九江安慶池州建陽等處兵備九月虜入蔣鼎陽和命大學士劉健等凡有擬票文書卿手書密進毋令人代寫重建清寧宮成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魏江監察御史姚壽等言邇淸寧宮告成匠官人等陞授若冠帶米給者至百餘人營繕郎中堂等陞京職二級或一級太監興太

監瓚太監訓英國公懋兵部尚書文昇各子姪一人百戸錦衣工部尚書賈加太子太保夫淸寧方災闕里繼之亢旱星文加之示變陛下降詔修省而名器反濫乞照宣德以來及近年增修祧廟舊例量與恩賞㢮盡修弭之道上日有成命其置之以淸寧宮成命大能仁寺灌頂國師那卜堅參等設壇慶讃二日大學士劉健等言佛老異教宮庭禁地胡羯妄徒累日連朝喧雜掖庭驚動寢廟廢祖宗之法重聖德之累且以皇上至孝純誠保佑自天豈必假異術于宮禁然後可以上奉重慈永祈福壽哉臣平日尸素臨

事乏規此等詔旨殊不與聞伏望速頒明詔撤壇斥
僧臣不勝待罪俟命時科道官皆以爲言上曰卿言
是顧永樂朝亦有之旣府部科道皆極言上曰有舊
事姑胥後十一月奉太皇太后入居清寧宮旁入寧
夏境殺百戶一人復入宣府遼東境初遼東總兵官
指揮僉事李杲鎭守太監任良巡撫都御史張玉奏
正月中虜分道寇我軍三禦之前後連斬首三百餘
級廷臣謂遼東久不振意杲等誘殺之其後朶顏三
衛來貢具言是又人自虜中還云三衛怨我且與虜
合入寇上命右副都御史顧佐往覈佐行久不決海

州致仕知縣鐘奏言李杲任良張玉自知屢債邊祈掩罪使都指揮崔鑑王璽督勳等以酒食誘虜掩殺之三百餘人者男女幼稚胡漢半兵科都給事中于宣等劾杲三人失機狀兵部會議請取還上命待佐報至監察御史韓春等奏杲三人匿敗抵欺宜服上刑言官屢劾廷臣合請詎意遲留尚獲寬詔禮言冬月天子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此正陛下察黨之月有罪不討若天命治化何下所司已科道官交章請兵部尚書馬文升再以為言上曰待覆佐奏其促之十二月科道官交章奏祖宗稽古建官額數一定

陛下初年已痛革額外傳陞乞陞之弊近又復然前
清寧宮恩臣等論列未蒙俞允文職少卿寺丞等官
武職千戶等官士子砥礪名節武人衝冒矢石積歲
閱月始得一階今雜流末藝坐得之無以勸天下乞
從革去仍令舊職供事庶可塞倖而蘇民上曰業已
賞勞其置之吏部尚書屠滽等言近日節次傳陞文
職官員及冠帶人等七百九十餘人大臣科道非不
論列臣等非不執奏聖恩弘貸曲賜包容伏惟惜名
器之濫究寅緣之姦已傳奉者盡黜其職未傳奉者
永絕其源兵部尚書馬文升奏祖宗設武階以待軍

功非有臨戰斬獲不得輕授實欲奔走天下之豪傑責其効死以報國家張玘輩繪技畫工有勞者支俸給無官者予月糧此外或賞金帛或榮冠帶足矣何至槩受武職全註錦衣徑准襲替夫百官俸賜盡出閭閻竭其膏血養此闒冗非陛下愛民保邦意伏望俯察諫官之言上尊祖宗之法皆不報虜先後入永昌涼州遼東大同等處命宋程頤十八代孫繼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十三年正月工部尚書徐貫等言改樣紵絲紗羅近歲織造以萬計尚未就緒今又織諸色花樣於蘇杭

千五百餘疋疋價或至四五十金費財淫工度非皇
上崇朴尚儉之意殆近習希寵不恤民艱伏望斷自
宸衷槩賜停罷不允顧佐反命李杲任艮張玉掩殺
虜實上曰無證干多人其從輕降崔鑑王璽署勳一
級杲艮玉降勑責之命尚衣太監趙榮監督通州倉
户部尚書周經諍上曰已差遣姑置之自今總督一
員京通監督各三員著爲令賜宋譚節婦祠額曰貞
烈吉安府知府張本奏永新縣有譚節婦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婦從其家俱匿縣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汚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子皆死血漬禮殿附八磚上宛然婦人抱嬰兒狀沙磨火煅其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
祭以勵風俗禮部覆奏從之二月問刑條例成三月

給總督京通倉塲太監蔡用關防爲故西天佛子著
肌領占造塔四月己亥月食彗星見室壁閒芒尺餘
兵科右給事中屈伸言陛下近者遊燕太頻視朝太
晏宴頻倦神晏朝廢政今災異頻告邊方多警願惕
然敬畏以應天赫然震怒以禦桀傲納之虜大入大同
麾遠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守臣上失亡數不實
命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往按恤陣亡軍士及邊民被
虜者以大同游擊命平江伯陳銳掛靖虜將軍印充
總兵官太監輔監督軍務戶部左侍郎許進兼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都督劉寧充副總兵楊玉

充左參將太監姚舉監鎗往禦之復增陜西按察副使一員整飭環慶等處兼理鹽法賜壽寧侯鶴齡莊田於肅寧諸縣畝賦五分戶部尚書周經再執奏不允壬子上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顧問章奏次第裁決上每朝劉健諫納之五月甲寅朔日食丙寅復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諸營提督官辭任疏逐名訪問面裁決御書手勑付兵部行之虜大入大同遊擊將軍張俊率兵抵之于東荊莊周經致仕六月命兵部左侍郎王宗彝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畧密雲潮河古北口工部左侍郎史琳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經畧紫荆關等處虜數入大同上曰陳銳受命出師今月餘嬰城自守諸將怯懦不足仗其召銳及金輔許進劉寧還遂命太監扶安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掛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指揮僉事神英充右參將再領京營官軍五千往命取太監任良別用七月李杲張玉予致仕科道官言人臣致仕優禮也李杲張玉誘殺夷欺罔宜顯戮而優之以禮恐三衞夷聞之積恨反側非所以警邊臣懲有罪上曰姑如旨虜入義州松山以禦虜無功革金輔管營并革陳銳劉寧祿俸閒住許進令休父命朱熹十一世孫墀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八月立宋楊太后廟新會縣先是吏部覆府部科道等官所言汰冗員革傳陞等事有旨待查奏至定奪至是吏部奏上上曰罷九月翁源縣流賊平置靈州行人司行人王雄言比者皇上命平江伯銳率衆征虜不能一矢相加遺則遣朱暉往代夫兵部始與諸臣廷議會不審銳謀勇有無猥以上請謾若姑試斯不貴議矣一試於銳已爲寒心今又再試於暉臣料舉暉者必謂其從父征伐多習戰陣頗處囊之錐末未見也昔蕭何舉韓信謝安舉兄子玄杜黃裳舉高崇文夫惟天下豪傑能知豪傑

漢晉唐三君即未悉信玄崇文固悉其舉玄崇文者陛下未悉朱暉悉舉朱暉者乎夫今監督提督即唐觀軍容使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不勝一魚朝恩一觀軍容九節度之師皆潰相州況其其下哉今天下之大豈無古名將者但以太平久無所見才臣願陛下及暉未發而止其行責前推舉陳銳者正其輕罔之罪毋發然後再會廷臣就邊方都督中選任其生長邊陲結髮習戰者俾專閫外勿復置監督提督撓之上責雄妄言阻軍下錦衣獄已調爲浪穹丞十月錄收復哈密功丙申月食封秉樸爲泰王十一月虜

入馬蘭谷嚴取沿邊材木禁十二月虜再寇大同宣
之縱兵南掠百餘里得利去吏科給事中許天錫還
言威遠之敗偏裨將領死者五十二人軍士失亡千
有餘人戰馬兵仗稱是上命遊擊將軍王杲并副總
兵昇右參將恭處決如律總兵王璽并家屬悉謫戍
巡撫都御史洪漢革職閒住工科給事中張文奏近
太監李興有燈節烟火之請皇上以三分爲率減去
分半與改奏止減一分夫以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
天山西旱甚虜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
廣猺獞之貽患荊襄流民之嘯聚江西腹裏之強盜

公行何謂無事宴樂以嬉臣請停免明年上元鰲山烟火百官筵宴以其費給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憂民足國之心其所樽節培養甚大工部覆奏上曰郎減分半如前旨頃之工部復言陛下允張文之奏中外忻賀惟光祿寺供辦乾淸等宮燈節茶飲攢盤之類比弘治初元加倍請命光祿寺節省如舊從之已酉歲除遣太監榮傳意內閣連日奉侍兩宮勤勞少須調理今日視朝稍遲特諭卿知

名山藏卷之十九

臣何喬遠恭纂

典謨記

孝宗敬皇帝

十四年正月二月內府針工局請比例招收幼匠千名工部議往年尚衣監招匠千名兵仗局効之遂至加倍軍器局司設監又効之亦招一千今針工局復請乞停止以節冗濫上曰收五百宣大二邊馬災遣祭北嶽北鎮以陝方用兵取回織造絨褐內臣選補團營壯軍四月虜大舉自鹽池直抵韋州固原虜掠

下太監苗逵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都督同知李俊都督僉事楊玉神英李澄充左右參將統領京營官軍一萬以禦虜韓王偕瀚薨南京戶科給事中張宦等奏陛下初年禁絕奢淫以來固本而足邊何比者橫恩濫賜之溢出修飭繕造之泛興禱祠遊玩之紛舉偶因內帑稍乏即命支取太倉耗散財物無此爲甚臣等遠聞近取太倉糧銀四十餘萬明命不下於所部秘旨特奉于中官人心驚愕皆曰常費爲經無名爲浪未必盡出聖意或因左右之言夫今兩邊虜跳數戰不利

軍資耗損請給梢仍勑馬椶數買補方急正宜存省
府庫整飭邊儲奈何嬖門大開夤緣連茹前費復興
前革復進前裁抑復寵遇前竄戮復崇禮大小臣工
力抹此弊陛下雖不疎斥亦不採納臣恐宂途日滋
國計日詘乞下所部議請取自上斷仍以四十餘萬
還太倉非邊餉軍需毋輕動戶部覆議上納之司設
監太監鮮奏近收充幼匠千名乞附籍錦衣月支米
一石歲給冬衣布花戶部議給米五斗花布免支上
曰月八斗以南京鴻臚寺卿王璟為右僉都御史理
兩淮鹽五月賑山西大同等處軍民被虜家遼東鎮

夷堡火軍民死者七百餘人命鎮巡等官痛脩省撫民而飭邊禮部言光祿歲辦牲口不下十萬近屢言不足天下物產有限額外費出無已以十萬牲口而解送爽期民窮可見牲口十萬歲供不足費繁可知年復一年何有窮紀伏願裁近幸宴賞悉如元年之舊省無名浮費一準先朝之實上曰有處武岡州苗賊亂延綏遊擊將軍張雄禦虜有斬獲命天下繪地理圖進御太監李興請建寺大興縣東阜村以祝聖更乞賜額護勅以僧錄司左覺義定鏑住持得旨陞定鏑右講經額寺曰隆禧禮科都給事甯舉等奏禮

部請從之上曰已有旨置勿論七月秦王秉欆薨遼

東巡按御史車梁言虜擁八千餘騎直入長勝諸屯

堡大殺掠老弱死少壯驅繫去鎮守太監孫振定西

侯蔣驥巡撫都御史陳瑤匿報不實遣吏科右給事

中鍾渤等按問之初海西兀者前衛指揮尚古與海

西諸夷有怨尚古入欵於驥瑤驥瑤使人招之許之

陞官而海西諸夷怨不釋請誅尚古驥瑤則又請誅

之兵部議尚古入款固以求釋諸胡之忿當時止當

待其自貢不應遣人招之招之既來又不宜誅上命

行鍾渤併按以聞虜入甘州山丹永昌境虜數入宣

府甘州復入薊州朱暉史琳苗逵師五路師出紅城
子墩乘夜擣虜河套虜已覺北徙還斬首三級得其
駝馬牛羊器械虜入平凉遣科道官清理天下屯田
閏七月寧夏總兵郭鍧等分兵禦虜鹽池諸處先後
有斬獲行賞賚虜數入薊州御用監王瑞等齎送玄
武像武當奏帶隨行官舍男士人匠八十餘人用黃
馬快船六十餘艘科道交章諫不允吏部尚書岳兵
部尚書文升力言上曰有成命第毋生事擾人八月
置新代州虜分道寇固原諸處大有殺傷復二萬騎
掠寧夏東路萬騎入韋州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以

虜入寧夏固原切責苗逵朱暉史琳等初陝西有地震泉涌之變府部等衙門請革傳陞軍官三百餘人不允至是山西同日地震復以請上曰如舊非特旨貪緣乞者乃罷之庚寅月食汝王之國起秦紘爲戶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史琳總制陝西固原等處十月虜入延綏柏林堡吏部尚書倪岳卒廷議舉兵部尚書馬文升刑部尚書閔珪代之御史文森張大有曾津奏薦致仕戶部尚書周經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劉大夏上曰大臣進用自朝廷森等何得輒與下錦衣鞫訊之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與科道

官論救乃命贖杖還職而以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岐王祐棆薨陞工部營繕所所副海等三十二人官各一級吏部言海等夤緣乞陞當治如前旨上曰罷命日講添周易一書暫停貞觀政要劉健等言聖學日增廷臣相慶乃貞觀政要多載唐太宗致治之跡事切而代近祖宗列聖率崇是書伏望少延天聽仍舊進講納之十一月鍾勑等還報長勝屯堡敗狀喪亡男婦千九百餘畜產三千餘且劾將驥陳瑤納侮邀功致虜深入下刑部議副總兵孫文毅指揮使白璽皆論斬會廣寧復師敗驥瑤以捷

聞言者攻之下廵按御史勘實於是刑部請逮豎瑤
京師　廷鞫之有旨命召豎瑤還以兩畿山東西河南
等處旱災使刑部左侍郎何鑑大理寺右寺丞吳一
貫往賑河套搗巢之役紀功御史王用報有功官軍
萬餘上兵部定擬陞賞四千四百五十餘人有旨再
擬將大賚焉兵部覆奏搗巢雖有斬獲僅三級若
過蒙殊恩國論未協予奪不謹人有幸心惟陛下慎
重命官軍人等照原擬陞賞內奮不顧身并被傷者
二百十人各陞署一級於是苗逵朱暉史琳等皆蒙
賞賚有差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奏虜住河套侵邊

諸臣雖曾領軍撲巢斬首僅三且坐擁重兵僻守一隅致其無忌累犯寧夏固原等處殺死官軍至千數搶擄人犯以億計詔書切責冀其感奮師出踰時機會屢失介功過相准尚難贖罪而陞賞不貲物議爲之不平兵部所以執奏夫隨征陞級之人非綺紈子弟即廝養庸流一切蒙恩將生戰士旋踵之心餒邊將死綏之志御史陳琯等亦以爲言並報罷封睦檣爲周王遼東大饑命戶部齎銀五萬諭吏部都察院明歲當考察其詳咨縣除毋偏徇以山陝罹虜勢免一應科派物料

十五年正月朱暉苗逵史琳以虜出套率師還京遣內臣勞之酒于榆河兵科都給事中屈伸御史林世遠等劾奏暉等師出無功獲首三級報功萬餘寧夏固原之警逗遛不援當治失機又何勞也兵部覆奏不允南京科道官劾奏方面官以下可罷黜者十有五人上嫌其多且無指實下吏部詳訪之及吏部與都察院考察上上曰斥過當再半如前旨皆言臣奉命以來盡心焉耳矣至于再三乃敢以請上曰朕念才難丁寧焉既云然其如擬趙王見濬晉王鍾鉉薨三月取回督造磁器內官於饒州戊子月食四月壁

致仕僉事章懋爲祭酒祠宋文天祥廬陵以趙士賞
等四十餘人配蔣驥陳瑤至害之使驥帶俸舊府瑤
對品調外刑科都給事中瑀監察御史允中言驥瑤
命下之日中外沸騰咸謂前者大同失機總兵璽論
死都御史漢斥罷驥瑤貪以啟釁坐而喪師事敗之
日欺以罔上反得輕釋無以息嗷嗷之議服璽漢之
心請明正其罪爲守邊戒不允設內臣金鹵膳衛兵
部科道官請罷不允命順天府賑恤都城內外貧民
若殘疾孤寡者爲入遼東淸河等堡涇王之國祠宋
朱熹於徽如建陽祠宋江萬里於饒五月以災異條

省下羣臣言事劉健請早朝以勤政日講以視學節
儉以省費剛斷以决事納之行取番僧國師領占竹
于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張昇諫不允七月錄劉甚凡
世孫瑜世襲處州衛指揮使貴州賊米魯及福佑等
伏誅米魯者貴州夷婦普安州土官州判隆暢之妾也隆暢疑其■于禮通密殺禮出米魯米魯快快逃適於營長阿保而禮妻適固亦為營長福佑所烝因相與謀致隆暢於死遂糾集夷衆劫掠諸山營寨白晝支解人以爲常有二人者以告巡按御史張淳御史適出巡米魯等控馬分訴求二人主名與對程保安不以告實二人左右米魯等戮二人頭於御史前經去御史偕鎮巡議調兵勦之先發後聞旬日間撟阿保父子及其黨與皆盡惟米魯亡入落谷州匿其姪土官安民家安民假以發兵五百復襲殺隆暢妻適烏以下十餘人執其子隆珀隆瑢以去尋亦殺之福佑迎米魯歸故營攻劫諸寨大肆殺掠是為

十三年冬明年夏延撫御史錢鉞委按察使劉福督兵往捕米魯福佈集衆萬餘差設營軍甚衆領兵部指揮亦被虜死事聞命兵部調遣雲南四川湖廣廣西漢土官軍十餘萬往征而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制戎務賊聞軾且至益肆叛逆謗鳥生苗數萬攻圍附近戍堡雲南布政梁方貴州布政閻紐皆用安南衛城中鎮守太監楊友統調官兵八千人自盤江直抵安南城下賊始退避有告說曰公輩班師當北道盤江固守險阻待尚書至聽其處分矣以賊兵寡弱勢無能爲儿利其賄賂需索已甚賊忿夜薄衆入友營官兵無備皆不戰潰沒決溺死不可勝計領兵都指揮及布按二司官見殺者六七人壽支山寨還友足益守者之時時呼名大罵自是道路斷絕白骨如山近縣皆爲蕭然軾既抵貴州分八道兵以進後約鎮守沐國公崑巡撫陳都御史金統領雲南兵夾攻之寨菁峒籠皆迎刃破遂取友以歸先後搜斬首級四千八百有奇俘獲老稚千三百餘人米魯亦伏誅爲土官舍英所捕殺時爲是歲三月書之于此蓋報捷之期也

八月淮王祁銓薨封祐棌爲趙王

南京大雨水壞屋拔樹遣祭于天地太廟孝陵皇陵
社稷山川之神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光祿寺具內
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所畜鳥獸料
食之數以聞上手批百二十條於是大放內苑雜禽
獸命南京右僉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以弭盜虜犯
遼東副總兵劉祥等禦之斬首五十餘級賜獎勅十
月工部奏太監李興請辦元宵烟火物料有旨減半
民受賜已今天示頻仍災變迭生乞通停罷許之十
一月劉健等請上早朝勤政納之十二月科道官交
章言總兵副將守備任缺兵部參與論推舉制也山

東缺總督備倭官兵部所推不蒙簡用御筆親批王寧陛下何至以寧一人壞祖宗法乞治其奔競罪擇用兵部舉者上曰有前旨纂修大明會典成以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馬政十六年正月己巳朔上疾不朝二月辛丑始朝改郊以將郊始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人一襲戊申大郊祀鑄弘治通寶錢三月置成步縣傳旨以壽寧侯姻黨生員孫伯堅爲中書舍人盧水春孫伯義爲司賓署丞孫伯強爲司儀署丞舍人朱臣梁路李衢桂實爲錦衣百戶吏兵二部執奏不允四月祭

酒章懋辭免新命不許趣之五月增設四川按察副使一員整飭威茂兵備命翰林院編纂三皇五帝以來歷代事跡以便御覽六月減蘇杭織造三之一七月命修本草書上好醫藥常以劑賜臣民至是命修書焉申王祐楷薨置兗州八月錄故贈侍講學士劉球曾孫祠官之九月以淮陽廬鳳寧波諸府旱饑遣都御史王璟巡視浙江副使汪舜民於淮陽僉事閻璽於廬鳳隨宜賑濟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有被災郡皆如例恤之以鳳廬二府滁和二州大旱災發南京戶部兌餘米給賑選部屬府州縣正佐有風力者

領其專進封張廷齡爲建昌侯十月祀元陳澔於都
昌以脩詩海珠璣書成傳旨陞文華殿辦事鴻臚寺
左少卿周惠疇等二十一人官一級吏部科道官交
章言故事雖館閣修書非重大者行賞而已詩韻小
學無裨治道一有微勞輒陞級加廕醫卜技藝濫觴
何旣乞收回成命不允虜大入遼東長堡等處十一
月陞授朝天等宫高士杜永祺等四十三人道官有
差科道官奏杜永祺等或陞眞人或兼住持或榮以
誥命或與之印信擁尊專寵非聖朝美事乞一切罷
毋開後端上曰有旨已命內閣給與誥命封號劉健

諫納之十二月虜入寧夏大關口封彥汰爲岷王旭櫾爲韓王封閉沂州胡陵山礦穴

十七年正月內批命盧龍衛指揮使胡震署都指揮僉事分守通州兵部尚書劉大夏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爭不允監察御史劉玉疏言幸門開則羣枉進言路塞則庶政隳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者王寧今則胡震昔王寧命下兵部言官猶交章入爭胡震劾尤今皆緘默此見聖志稍移羣心益靡甚可懼也上曰業用矣印嚴諭告禁壓太常寺卿崔志端爲禮部尚

旨仍掌寺事科道官劾志端羽流不宜濫清秩上曰先朝有之業陞矣二月加賜太保壽寧侯張鶴齡祿米歲四百石建昌侯張延齡歲六百石通前千六百石巡撫北直隸都御史繒以淮揚廬鳳四府幷徐州災傷請折收今歲兌糧十五萬五千石備賑三年後補還上曰旣災重民饑以流亡其卽如奏不用補也命造延壽塔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諫上曰其卽罷兵部尚書劉大夏等言江北南諸府災甚陜西往歲困用兵江浙諸省亦多事乞命撫按蠲減租役專務生之上曰中外災傷民困朕甚憫焉卿言深切時弊

有當行者明白議擬以聞戶部議覆吏部尚書馬文
升奏乞減光祿寺廚料十之二上曰歲荒民貧朕實
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其務節約毋濫費虜掠義州
三月壬戌朔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丁丑既朝退上
以錢太后與裕陵異葬不合禮召劉健李東陽謝遷
面議復講祔廟禮曰好為朕處之連稱心腹大臣呼
先生既對上下板階顧內臣啓扉立送出戊寅又議
之乃下廷臣集議既議上癸未又召議之凡三召對
乃命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
壬午上周太后尊諡增設陝西苑馬寺并行太僕寺

寺丞各一員四月享廟樂設不作丁酉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諡詔天下己酉祔葬于裕陵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濬攻破田州府命兩廣總鎮官調三廣兵勦之上諭禮部曰朕服制雖遵遺詔中心痛疚月朔望其暫免陞殿百官常服奉天門朝參凡節免宴百官毋朱衣大節天下母慶賀使豫聞之閏四月重修闕里孔廟成御製碑文遣大學士李東陽往祭告立碑劉大夏爲兩畿浙江西河南山東請蠲夏稅許之命它災傷處撫按官皆勘實蠲免以南畿災重停去年奏擬免軍糧米折銀未徵者并下戶部裁減冗食復免

山東諸府衛去年糧草命所司勘災遲慢者罪如律刑科給事中楊𣓨言兩畿河南山東自春徂夏不雨黃河以北旱風大作窮民晝奪嘉湖淮揚人相食乞痛勑百官同加修省從之遣大臣分禱天地社稷山川南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樊瑩巡視雲貴考察復命上曰遇多吏部酌其履歷考語以聞旣奏上留五人焉上曰庶政多弊害于軍民上干和氣朕甚軫焉有最要者以聞五月荆王祐𣏌薨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天視聽在民民殃禍在政而政之蠹弊在人自古災變未有多若今者天鳴地震水

火之患昆蟲草木之妖風霾星雹之異甚至晝晦八
门赤地千里而盜賊縱橫皇上剌中外尋求弊政矣
今外臣方面以下三歲一考歲有撫按監臨閒從科
道糾劾惟兩京堂上官不也即屢經彈奏率見優容
五品以下惟十年考察而居官大約九載爲期又或
轉陞復除別改者乞今兩京五品以下通行考察如
例黜降以後每六年一考兩京堂上官經彈奏者悉
令自陳休致取上裁罷黜數人用儆有位臣又聞之
古有災異策免三公霖雨恒陰亦或避位今文武大
臣既不能引咎避位陛下又未遽策免亦宜且暫革

其公少之衙以昭憂勤之實俟天心既回乃復還歷
職臣又聞祖宗朝之御內官也恩不泛施法不輕貸
內外各有定額近年內府各監局掌印僉書多至三
四十員外而各衙門管事不知其數冗都亦然憑陵
貪暴莫可彈舉蠹蝕朝廷之命脈塗塈生靈之脂膏
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悉行考察嚴加革裁以後三
年五年著爲定例上善之命所司速看詳於是命六
年一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著爲令命以春秋祀宋
臣劉子翬於建安六部上革弊要事上悉可其奏取
回南京蘇浙等處織造內臣以畿內山東等處旱災

命禮部左侍郎李傑祭告天壽山各巡撫官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東海之神文武大臣皆避位上皆慰留之勅吏部都察院曰朝覲考察三歲一行我祖宗法古圖治盛典也比歲考察後籍籍奏訴葢因撫按官考語不實爾等詢訪欠周勤敏廉直者被抑貪黷夤緣者或苟容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夫生民休戚係有司有司不得人則民愁歎上干於天今四方災異頻仍率繇此明年正當朝覲考察期其預行各撫按官慎之重之爾等亦宜精白一心精別賢否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欽哉陞河池縣爲州尹

嚴勳戚家人以勢擾民禁六月襄王祐材薨兵部尚
書劉大夏自劾乞休不許召問故對曰民貧恐變本
兵重地臣不足任之上曰夫徵於民有常制乎對曰
近恐多問兵曰貧等民因舉鐸木香材無藝之征與
轉漕番操了責私役諸苦上曰豈知至是其條聞既
條上嘉納之仍詔諸司議處各條弊政與分外之徵
以聞上問大夏曰歲儲不給財安在對曰昔臣備員
廣東見廣省歲廩與中鎮歲索殊不相當上諭思久
曰求如鄧原麥秀者無寧已上諭劉大夏曰事有不
可每欲名卿以非部事止有當行罷者卿以揭帖密

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哉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以爲戒上曰國事也豈比孜省大夏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墨勅斜封之類也願陛下外付府部內諮閣臣公是非焉上稱善虜數入潘家口等處北虜小王子營大同宣府邊外聯絡四十餘里兵部以聞上曰邊事重即推選廷臣有文武畧者分付諸邊整飭之辛已召劉健李東陽於煖閣命諭劉大夏謹備虜健請幷整點京營官軍聽征慎選總兵官上可張懋健對須習戰者上曰在方畧東陽曰京營軍士名額數有十萬今損過半古云足食

足兵今乃兩乏臣思及此寢食不下上曰軍不堪削將宜恤士東陽曰近工役太多官軍困以窮外衛輪班過期不至坐此矣上曰宣德以前內官監自有人匠營繕之事不及軍也東陽曰陛下習典故幸甚朝廷養軍故不爲工役所以養其銳氣上曰然語大夏夫先生輩腹心大臣國事不言朕惡從知之皆諾叩頭出已健等擬戶部侍郎顧佐等行諸邊上復召面議曰佐恐弱健對戶部尚書紘未任左侍郎儼方視尚書事是以擬佐上曰亡論在廷臣有才力者皆可留佐與儼於戶部謀斷相資矣乃遣在副都御史閻

仲宇通政參議熊偉等往劉健等上禦虜安邊事宜上深嘉納今亟行毋後虜入大同遊擊將軍衛勇與指揮鄭瑀禦之軍各殊死戰瑀手刃數賊爲所支解勇竟失利還虜入延綏宣府七月大同鎮巡言虜擁墩殺軍甚急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曰墩軍我赤子也被殺如此苦何可言朕與作主其卽日出所選京軍一萬往征之健等對曰皇上垂念赤子宗社之福京軍恐未可輕動也上再三言三臣皆不敢决東陽曰近北虜交通朶顏潮河川古北口甚可慮聞賊在大同稍遠欲東正不知何處若彼聲東擊西

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劉健曰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潮河去京師一日切近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備而待耳皆稱善而上意未釋後三日召劉大夏面諭大夏力言不可上曰太宗朝頻年逐虜何以不可出京軍大夏對曰今芻穀乏而兵馬疲將鮮材而士玩令何可望太宗朝抑太宗朝丘福兵亦嘗陷臣恐軍出不能弭賊且因害人徒費財物有損亡益戴珊曰大夏言是上曰幾誤乃更命工部左侍郎李鐩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參議叢蘭分往經畧邊關陛辭退朝上

召鏜等至煖閣面諭之賜金段鈔貫使悉心整理得以便宜行事選聽征京營軍二萬因命御馬監太監苗逵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掛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并令司設太監張林管領神鎗都督神英李俊充左右參將待報啓行運太倉銀五萬於宣府戶部上備虜事宜從之命多方計議長策聞上問劉大夏戴珊天下何時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夏對曰難以急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行之將自治上曰閣臣劉健亦可第所交雜嘗獨薦一人於朕朕意殊不愜上不言姓名久之

乃知爲劉宇先是遼東致仕指揮使楊茂與其子欽
匿名告故指揮僉事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僉事天祥
擅殺虜巡按御史王獻臣以奏亡何獻臣坐它事逮
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使楊玉往會御史
余濂按之一貫復奏委山東左參政寗舉副使錢承
德僉事王忠指揮僉事趙承文轉按斌天祥及其叔
父洪指揮徐還及茂欽皆繫坐斬絞有差既奏得旨
天祥等累疏訟究而壽死上下都察院令巡按御史
再勘別遣東厰具揭帖言獻臣率爾入奏止憑茂欽
言一貫又不自行第屬舉等勘報事多虛上召問劉

健曰張天祥大獄也雖物故洪屢訟冤當明白健曰下都察院令御史再勘旨下矣上出東廠揭帖付健曰朕已令密訪情如是今欲提入京師令三法司錦衣衛會審之健退具奏東廠揭帖不宜批業下都察院請待勘不許促擬旨健附奏猝改命非體也遼東去京師不遠誰能掩是非請待勘乙巳上朝退面召健等盛氣曰先生何阻朕健等對曰非敢阻也猝改命未合於政體且臣等欲少待亦爲證在彼恐旁人動衆耳上曰朕不敢私賞罰欲求情焉夫大獄也不明白邊將肯効死撲殺貪功豈可縱之功而被誣固

合仲理何得論動勞語久天顏霽曰須傳旨丙午上
從容問健䏻先生輩云猝改命緝訪事先朝殊有故
猝暴疾也此亦未爲暴今使東廠具奏批行則何如
皆對曰不如傳旨乃令擬旨進甲辰月食八月授張
延齡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歲加祿米六百石通前千
六百石丁亥召吏部尚書馬文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戴珊煖閣前曰明歲考察卿愼之上恐文升聵再顧
曰卿審否既對命左右掖下■吏科給事中龐戶科
給事中葢言文升子珊妻妾近日贓事敗露乞下廷
理別委考察者文升珊各自劾上曰毋辭避下龐葢

鎮撫獄究問既得素行實跡上曰彝惡尤甚宜爲民
益與冠帶閑住劉健李東陽曰耳目之臣也陛下優
容之上曰以優容言事臣可也考察不爾九月上召
劉健曰巡按御史查勘邊功多久不報邊將或病死
不沾恩人心靡激勸可令兵部與爲期違者罪之上
召劉健等曰大同總兵官江奏臨陣用軍法先生擬
許之恐邊將且輕戮皆未敢對健曰臨陣用軍法所
從來矣人不効死難取勝上曰雖然命將出師可也
邊總兵禦敵者第許以嚴法從重治李東陽曰奏而
不許恐將難健曰非兵部擬奏云尋常小敵偏裨出

戰皆毋得用軍法此有斟酌矣上曰旨曰是將且玩
其明白言之上諭劉健等曰昨講官講陳善閉邪釋
陳陳說不如云敷陳以善道啓沃他他不如之皆對
曰善上曰語且講官要明白透徹無有顧諱乃盡論
思十月南京祭酒章懋乞致仕不許以刑部尚書閔
珪緩解死囚召面責之罰其俸上召劉大夏曰閔珪
讞重獄數忤朕對曰珪能執法而實効忠上曰古有
何君何臣若此對曰舜皐陶上領之上召劉大夏從
容問裁抑內臣事左右顧內臣皆離數丈許大夏久
未對上曰畏之乎猶疑朕聽寺人之君語久起踉蹌

行上命左右曰朕與劉尚書話長尚書老掖出之上曰兵部所取中武舉將才闕焉其特引見賜宴令內閣主席三年一舉不中者與再試秦紘乞致仕許之十一月虜八萬餘騎連寇莊浪張斌等逮至令法司錦衣會問於午門獄詞異上命逮前諸勘官親鞫焉曰虜也殺之何罪當以死皆對曰出一貫楊玉曰臣武人也而不知律上曰知人死乎問一貫一貫對臣固疑之上曰罪疑惟輕曷從重左都御史戴珊從容解上霽威乃命茂欽依律處決斌與辯釋叙洪還功宥其罪除一貫玉五級濂樂承德忠承文各二級調

遠方獄臣降邊方雜職十二月改思恩爲流官封祐
棨爲淮王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劾方面以下合考
察者吏部覆奏上曰考察不公科道宜糾今猶未也
銑等先奏無指實其公之如前旨虜闌靈州都指揮
焦芳等力戰却之令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巡
撫陝西悉心禦賊清騰驥四衛軍人勇士是時上益
明習國家事自三月以後每朝退頻御煖閣召內閣
大臣六卿長講究典禮諏詢治道綜核庶職制馭四
夷親鞫大獄午門之下每一召對天顏開霽聖慮周
詳其於劉健李東陽謝遷輩皆稱爲心腹大臣或連

稱先生而不名論議啓出或累數十語臣下卽欲進
一二語無間不能竟其辭退而尋繹所云人亦不能
悉記諸臣皆感激奮厲天下欣然望太平
十八年正月辛亥月食虜三萬圍靈州別騎入花馬
池掠韋環等處復陷寧夏淸水營延綏高家堡上諭
兵部曰淸水營堡要害地賊直入焚抄邊弛甚矣其
令戶部侍郞顧佐往治糧餉巡按御史閱實闘復設
廣東按察僉事一員駐淸遠督捕盜左都御史戴珊
乞致仕不允上召劉大夏旣對大夏進曰珊在告臣
往視之恐微誠不能動天求臣上達請許之乞身上

曰渠倩卿奏乎卿尚語珊朕推誠付托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忍捨朕去大夏告珊珊感泣遂出視事上召大夏珊議政畢賜白金二錠曰朕聞朝覲日文官有避嫌隋賂閉戶不通人如二卿者日開門延客何害且命曰勿朝謝恐公卿聞而嫉二月戊辰面諭戶工兵三部臣於奉天門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軍伍匠役月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恤暨清理無方以致徙亡脫漏厥弊非一爾所部又因仍苟且不悉心究之今宜從長議處以聞乃命戶部推素有才望大臣一人撫治流民於荊襄諸處上曰朕方圖

新政樂聞讜言祖宗成憲不可更也兵部軍民利病切治體者毋大小官悉心陳之前故都御史羅通於居庸懷闕靈州久不克散擄內地指揮仇鉞伏而要其歸路總兵官李祥馳援戰走之新獲甚多虜再入遼東清河等堡復入寧夏興武等營延綏遊擊將軍李所部分援勝之申嚴伐沿邊樹木禁虜入大同寺松嶺四月戶部推撫治荊襄大臣擬起復刑部侍郎何鑑上召劉健曰戶部推何鑑何不會吏部健對曰所部事也以前有之上曰此前人失也推舉人才乃吏部事會吏部部健曰不稱無後詞健曰則處置流

民通令吏部會議否上曰是戶部事推官則當會吏部南海縣十三村遺賊復起巡按御史聶賢以聞上召問劉健鎮巡官職盜乃不奏奏者御史可降勅責之上謂劉健言官言崔志端道士也不宜掌太常言都御史李麟喪師律言都御史鍾蘩潮河致傷人命言南京刑部侍郎撫卑諂夫道士掌太常向亦有之喪師律非一人罪鍾可人也大臣宜剛正有氣節果卑諂當退今亦無指實其皆命供職如故上曰太常寺奏舖戶領物價中有洪武等錢亦不通使何也健日必自朝廷先之如賞賜折俸鹽鈔船鈔之類兼用

舊錢乃可謝遷曰請禁私錢李東陽曰鑄錢徒費有
司之慢也健等因奏今公私困竭之時鑄錢最要他
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事不可不講東陽曰鹽法尤重
今壞盡矣諸邊開中徒名耳商人無利皆莫肯上納
上問故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東陽曰奏討之中又
有夾帶奏討一至夾帶十商人無利坐此也健等又
言太祖高皇帝時初行茶馬歐陽駙馬坐私販茶斤
論死高皇后不敢救其嚴如此今王府歲祿萬石不
薄矣今亦恒有奏討亦恒求莊田稅課朝廷念親親
輒許之常額有限自後宜絕上曰善遂召戶部尚書

韓文令計議鹽法舊制及諸弊端以聞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事末請裁抑外戚張氏張鶴齡延齡奏辯夢陽謗訕母后有斬罪十上下夢陽錦衣獄署道對上問劉健曰夫李夢陽言事何若健曰小臣狂妄上默然謝遷曰無非心爲國上頷之會科道官交章救上曰夢陽妄言其罰三月俸居有閒上問劉大夏近外事何如大夏曰釋李夢陽中外皆懽呼上曰朕始欲輕譴此人左右輒曰夢陽奏涉皇后陛下即欲輕莫若少杖而遣之已顧大夏曰知其意否大夏對臣不知上曰杖必送錦衣死之矣渠輩快矣奈朕殺諫

臣何翰林院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西銘
諸書上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開朕也五月上
憂旱居齋宮見微雨端坐凝思欲下寬恤十五事未
詔遂嬰寒疾庚寅大漸遣司禮監太監戴義急召劉
健李東陽謝遷入上燕服榻坐呼前三皆前叩頭上
命左右水布拭舌熱既曰朕承統十有八年今三十
六歲邁疾殆不興故召先生健等皆慰藉上曰朕自
知命也上曰朕守祖宗法不敢怠荒天下事多累先
生執健手若永訣者曰東宮十五矣未選婚可急令
禮部行之太監扶安李璋捧紙及硯義奉朱筆及陳

宦蕭敬李榮皆跪上口授義遺旨義謹書上執健
手曰先生輩輔導之勞朕所備知東宮慧幼皆佚先
生勸之學成就之皆飲流對辛卯上召皇太子朕不
豫皇帝屬爾務遵祖法奉兩宮修德用賢毋有怠惰
禮儀悉依先帝遺典祭素羞午刻有旋風起大揚塵
雲蒙三殿空中若有騎龍升者上崩六月庚申上尊
謚曰建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廟號孝宗十月庚午葬泰陵方掩壙有五色雲見
陵上史臣曰上簡言慎動愨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
處必衣服冠雖置筆硯有常處曰凡事皆合如此又

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日五鼓率起祝天每值水旱
災異輒齋心露禱減稅緩獄郊祀奏樂有誤召樂官
詰之悖叙彝典動據太祖移置太宗永樂大典於宮
中時時省閱小民章奏披覽必盡有以人命訟寃者
未嘗不爲覆訊寧失不經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
雜進而含容茹納未嘗輕有罰譴雖小官末吏考察
黜退如不得已尤軫恤武臣邊帥在位既久見內外
諸司弊端日積欲痛加釐革以復祖宗之故而旁詢
博訪務窮根節含洪隱忍不欲太驟愛惜財用宮中
進包索積累左右欲棄之特命送貯光祿備雜用宮

中所畜牲口月給粟豆皆有常籍筆記尤重名義論
及後世青史恒爲悚然中外方延頸跂踵翕然望治
忽罹大變哭臨之日賛畢臣民俯伏號慟頓不能興
梓宮所過道傍老稚無不悲痛主至土城行殿羣臣
瞻望御容哭聲訇天其得人心之深如此

臣喬遠曰帝仁心爲質布政優優右威左德先賞後
罰至於外戚太厚中貴太盛予賜太廣冗員太多臣
下發憤抵腕而帝寧與之爲有餘可謂如天之度末
年而聖嗣殂之日深山窮谷田畯紅女無不哀吟思
慕若喪考妣明自二祖而後謂宣孝二宗比成康焉

國家以左爲上
貴言者尚左德